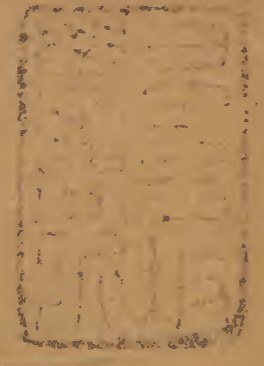


潛溪集

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四	七	八
二	三	〇	一

內閣文庫			
淡	書	類	號
二	四	〇	一
二	八	三	三
函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42	
冊數	8 (4)		
函號	316	76	





潛溪集卷四

淺草文庫

金華宋濂著

太乙玄徵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為文章精思弗得罷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鬚鬢與雪鬪潔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蟻蟲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

白一心以承靈貺臣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
律中應鍾日在干氏地寒以風母姪七月臣體即降
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鬱本和冷制陽肝風動搖
手牽日瞠謂醫視之謂為慮瘵毒艾厥膚其苦莫膺
雖脫于虎口筋骸弗彊有牛負軛有罇在場力既弗
任曰卒歲荒幸有書一束塵齧蠹戕振拂毆剔以佩
以箴以最以嘗以求其方疲精竭思攻為文章窮年
矻矻恒不知變更太乙曰吾聞心有所溺者必有所
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
臣為文之時獨潛闔廬五宮內守形若縻秣凡慮既

澄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絢緼庶彙彌布大
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笈若獸在
罔陸縱健距捷羽曾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
與神合機岳濫河翻雷推霆驅倏爾陰合歛然陽施
鬼出電入載正載奇萬紵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
樞腰懸金魚饒羞熊蹯居飾璇題入則麗姝吹竹彈
絲出則戎士負弩曳旂亦不足以踰其適臣實樂之
初非有弗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
業是者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
有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騫潤視無前執筆著書動

數萬言秘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
生三策揚雄太玄相如大入退之五原若脩若軌若
鞏之賢各有論著焜燿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
灑卓犖盤紆蟬連業之既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而
磨研之耔之穫之湘之瀹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
日不治若芒刺肌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
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嘻若言陋矣知冠角
顛胡之為象而不知弁冕纓綬之制知糗飯藜羹之
為美而不知淳熬肝膏之味知吳歛楚豔之為曲而
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於是憮然自失膝

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
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
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
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
太乙愀然不荅濂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
久太乙三嘆而後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
芟膏未有知野原標枝蚩蚩狃狃聖人者出扶弼教
基揭我日月燭我冥旭所謂達生民極立天地心者
是不有其道歟道雖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淳卦畫
闕竒雅頌恢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衮袞鉞誅不由

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振策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
子為且作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
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爵不揚士庶人非
文卒道于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蘇
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鎡鎔也中國之采章也四
裔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搏馳騁以邪奪正是誣
世也卑辭甘言籍威取寵是媚權也佞墓受金是非
舛繆是罔利也氣亡魄喪懣懣不振是萎蕭也抽青
媿白眩人耳目是聾瞽也若此者弗可枚舉其文乎
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矣克於一身

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政教盛洽
筆之於書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
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颯風上
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瀛驚而
寤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擯出著
左右楝之掛而劫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
百折旁岐俛俛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顛而十墜或
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餼司里授
廬不亟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
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玄徵乎瀛於

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燭溫之未幾學果進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克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太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繡湖者即其地也子克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克之志乎古豈心此而已哉上自群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瀛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于舍壁瀛雖稍長於子克視子克之辭鋒橫厲百未能及一縱強

顏欲記之將何所云即雖然子克弱冠時瀛見其文輒曰子克它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克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瀛為知言瀛雖不文寧不為子克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陽陰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

樹彛倫達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
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殊管夷吾氏則
以霸畧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為文列禦寇氏
則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上
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
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
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
則又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橫
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行兵勢圖國料敵為
文獨荀况氏粗知先生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
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
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
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
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
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
宗元宋之歐陽脩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
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群聖
人之文不無所媿也上下一千餘年唯孟子能闢邪
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春陵之周子河

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
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
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
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唯群聖人之文則然
列峙如山岳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唯群聖人
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
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達大義者皆不足謂之
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己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
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克亦嘗聞之濂
僕取以為子克告者誠以子克將以文知名於世不
可不以群聖人之文為勉也濂家夫容山之陽距子
克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謁子克於湖之陰仰觀俯
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參之以群聖人之文則
濂與子克當各有所進也子克以濂言為然乎雖然
濂言夸矣子克幸為我刪之

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
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
分為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
其弟子阿難陀多聞摠持有大智慧結集為修多羅

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
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
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頌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
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
得毗羅之法弘其緝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
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
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
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
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行事防非止惡之宗
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始來中國大達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氣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微妙秘密之宗
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
佗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經羅舊
說廣制疏論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
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造禮龍勝為師開空假
中三觀心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
師智顛顛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
朗朗授湛然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

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
其化廣被四方是為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
南山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
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
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闡
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
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

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為山大圓禪師靈祐祐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
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真大師文偃偃之氣于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
其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
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九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
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
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

大師本寂而復入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
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
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
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脩行蓋不出
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眾生根有不齊故
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
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籍籍
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為者邪此則教禪異塗猶可
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
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為有相無相定
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
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別
為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
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
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為哉自
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
分五教簾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
嘆哉此雖通名為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
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

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
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
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
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
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抵牾之甚雪川仁岳
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畧不相容諫書辯謗之作
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
毗盧華嚴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
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即非聖諦
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
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
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
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
護教編示予自大迦業至于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
辭簡古誠竒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
詳請予為記以補其闕畧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
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歲久就圯至正庚寅大梁
劉師稷以主簿攝尉事始作正廳未成而劉去明年

辛卯新安洪在來為尉完之且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廳之前軒暨吏士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一間計者若干役功若干糜錢若干瀛懼後來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葺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中嘗習法令于江浙行中書有事如金陵舟渡大江至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冰生衣上浙浙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酎飲之俟死而已

怖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即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燭燁然如燈髣髴見黑衣神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迨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旂而與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旗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為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嫌名玄朗故

改玄為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竒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可必也瀛則以為不然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苞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幽遠舉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听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之所署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為屋凡幾楹間搏土象玄武神于中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問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故乃迎養于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顏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

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
初姑未亡時妾子璜始十三歲姑嘗撫璜頂謂曰吾
年耄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善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
自金華迂浦陽妾與母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
璜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
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
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為像以事之凡遇蔬食菜羹
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
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
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
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予以一女婦能行之亦可謂
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公主用桑期
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主之
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思親豈不尤切於子哉
禮若可為則予為之也久矣專曰是故然矣世俗媚
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况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
心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
命工人刻像以遺之并錄其問荅之辭書于像龕之
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浦陽善應精舍記

我大雄氏說法度生凡其住處衆所依止以是因緣
成大蘭若象教東漸建道場湧殿飛樓在在而是
其中亦有折一莖草插標立壇作佛事者小大雖殊
及其籍是明自心性如拍拍月指有短長因指見月
了無有異浦陽山中有一沙門號曰景岑發大弘願
自無始劫以迄于今或神或天或阿須倫泥黎劣生
并諸鬼趣隨業之所感輪轉不息所以者何為貪欲
故貪故不捨不捨故有我今思惟咸悉棄去攝為梵
居見者聞者皆大懽喜輸田薦慎奔走承事大德乙
巳追于丁未凡三暑寒以潰乎成殿庭靚飭門廡峻

整中像大士踏寶蓮花真珠纓絡微妙莊嚴旁繪云
王暨龍神衆各執器械呵護正法雖悍男子叫喚
衆衆怖畏者未久是室俛首作禮玉體投地比諸道
場與折草者無小無大同一應感我聞如來在普境
界無佛菩薩亦無衆生凡所有者皆是空假如摩尼
珠日光所照五色燦爛謂生於珠非日則隱謂出於
日光因珠見畢竟二者和合而成根塵互入亦復如
是真如妙性本自空寂一物則無况茲室廬盡涉虛
幻有無之相在刹那頃豈若心境兩捨不有寐用常
如然後出世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樹大法雨俾諸根

道悉獲沾潤是則無真如來遺教若乃執着有漏因
果被伽黎衣作塵勞事如蝨蝮者愈重愈困要索解
脫無有是處我今復欲廣宣此義而說偈言我觀自
身相四大所假合自頂下至踵種種非真實一旦四
大離我復在何處我身且不有何況身外物縱彼金
銀寶珊瑚及琥珀瑋璃瑪瑙等聚如須彌山於己不
相涉衆生苦遇癡執着以為命求之不懈遠或入鉅
山中途著諸猛獸或泛大洋海黑風飄船舫流入羅
刹國驅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蓋為貪欲故由貪漸
滋蔓業障永不淨我今建梵居皈依大悲父捨蓋及
床坐一一盡莊嚴籍是象教力欲捨諸所有所有既
空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
不來不內亦不外如如屹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
間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衆當職我
所說於一刹擲間成此無上道

集賢太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鄱
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軋寧初有諱公養者
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聞贈中奉
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

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留守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間脫脫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

庫復陞長史階咸如故重記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脫脫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太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渤海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

預鄉薦後用御史祭舉為饒州路長卿書院山長博
學為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
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張士謬婺州路金華縣儒學
教諭次士謚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
女一申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
寅薨于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
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
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
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
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于家庶幾後人

知所效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蜀墅唐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唐曰蜀墅焉周圍凡三千六百
步東西北皆岸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入于唐而南
出南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
田山之東其脩七百尺有奇廣如脩之數而殺其五
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脩如
廣之數而稍加強焉隄之中剗木為巨竇以洩水水
之所溉田至六千畝而贏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
田遂不稔丹溪朱君震高憫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

尹周侯自強為下其事命雙林巡檢張某視役震
高遂盡召有田之民履其畝而使之輸力薦俱有差
復出役夫之功一千以為衆倡衆悅趨之一聽震高
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趾加闢而漸殺其
上隄之西垂鑿石為斗門視水溢乾而時畜洩之門
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竇易壞則易以堅石且定
為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察復愆歷歲
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掌唐事者中折鴉魚之利而
嗣葺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於五年秋八
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耆朱仁傑等來謂瀟曰震
高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弓之田以徼專利其夙夜盡
瘁而不舍者果何為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願
吾子記之瀟聞海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置經義治
事齋以教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通之
故其門人皆有適於世用今震高之學出於金華許
先生謙先生之六世祖寔嘗從海陵游其家學相傳
至先生為尤盛宜乎震高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
之人方高談性命以靜世警俗聽之雖若可與有為
一遇小利害輒顛倒裳衣不知所措視震高無所為
而利民者何如也蓋亦知所警哉震高字彥脩有長

材縣嘗下括田之令唯震言為之無擾云

髮櫛銘

髮有垢尚假爾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游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
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
邵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
日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游日在辰出東
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
對如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

隱修靜菴更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涼草離離
粲粲使人躑躅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
或蟠身矯首如玉虬搏人或如山參伸臂掬澗泉
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
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
馬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為盛近燬于
兵外三門僅存目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
上人出三人自為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麩麩觸人
捉筆聯松華詩詩未就予獨出行函道間會章君三
益至遂執手止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獨龍昇也梁開

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未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
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
色寶光舊歲大士履神龍初鄴克俊取入長安殿東
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
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
圓楹中斷為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
法師之墓有螭匾法定為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
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上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
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法
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
來棲山龍為致此泉今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
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
陳姚察受苦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
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
應時雉方搏粥聞人聲戛戛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
多感矜先生遺跡後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
所植松已遊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
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
事廁以險語聽者為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

禧院文皇潛邸時建後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
衆卉畧具祿栢為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
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
帥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
近有僧采薺虎逐入舍僧門馬虎爪其顛顛有癩可
驗子勿畏注矣予意夏君給我挾雨騎奴登惟秀亭
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
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驕奴有蹇蹀行息促甚張叟作
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牒牒據頓地視燥平處
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潤數十丈上
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
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
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有如瓊不生雜樹可憇思
欲借衲褥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樹無五十弓
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
者六七徑至馬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
可辨天闕芙蓉諸峰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
澗水滉滉流玄武湖已煙又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
四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
尋一人泉泉出小窾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

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
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
隨合忽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活有虎語心
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以致躓咽膏焦
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踞
泉軒燕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燕神明漸復庵後有
太子崑一踞昭明書臺方將入巖將庵中僧出肅面
有新瘕詢之即向采薪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
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義
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有核滿地

一髻重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堂中
酒飲且賦詩大噉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
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
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莖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
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燈坐至二更或撼之作儼笑
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曉文不
可壁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
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
廬茅蔣蔣山固無聲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
盍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劭齊周顒

朱應其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瓘年並隱
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堯兒
牧豎眺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
往來一日萬變達人觀又何必深較予幸與二君
得放懷山水密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
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
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歷
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玉壺軒記

玄默攝提格律中夷則白二月流天牽牛正中商飈

入仙華羽客凝神黃宮忽倏然遐征西至離索之山
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多
珎琪樹多葦草多嬰垣之英赤蕤而素莖皆生玉榮
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陰有五華之木產實如櫻丹
腴而長毫其垂屯屯膠膝神麟炎尸之厥容類蚪枳
首而六眸其音如摠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
圓若嘉瓠太瀨流晶以雪為城見費仙人後一老父
酣觴其中寤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歸藏筮之
遇軋之離其繇曰至象有容豁落無隅渾淪中苞西
華流儲超乎元素造物之初有五壺之象焉已而游

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勃如練起中谷散為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躡屐尋之一室皦然宛如神遊所覩者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綠瑛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迎予往與之揖且告之故仙翁笑曰若子所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渺綿洞明兩極混合上玄大如黍珠含乎方圓然猶以跡言也況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鬱紛羅森有不出是壺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圓為家以虛為質以潤為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華羽客瞪然視愕然驚曰費仙人之後飲者無乃翁也邪吾向所見瀛滌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邪幻隱而真始顯邪仙翁笑而去問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琪金壇人海雲先生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恒推為巨擘云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枯蒼童君溢新建龍淵義塾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令名相傳其地即歐冶子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馬山深而川阻與通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且半之鄉閭

之子弟無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謀創桂山
仙巖兩書院以無恒產未幾而皆廢章君深憂之與
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搏節凡費而
用其餘斥田至一百五十畝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
以曾大父適齋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來為之
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卜地官山之除創燕居以奉
先聖而先師為之配春與秋行舍采之禮旁列四齋
曰遜敏曰知通曰敬樂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啟正
萬堂月旦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節五倫之教前
建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麗其脩塗以達于東西灌
木嘉篁前後蔽虧蓋鬱然云歲聘經行脩明之士以
為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才穎家單不能裹糧者
資之使成其不助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
者司焉日有籍月考胸羸歲一會其數有餘則他貯
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以教陳
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凡也
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其
科繇俾無有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列諸石復懼來
者不能保其終也俾來請瀛記之惟古者之建學也
雖其為制有大小之殊而所以導民衷扶世防者則

一而已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
西山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籟鳴機動
撥魏科而典雄藩者聲華相望一時文物固嘗盛矣
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風俗不同遽
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章君有
見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為肥家之計乃闢塾
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為功甚溥
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
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若孫當夙夜以繼志為
事毋豐已以自私毋蠹蕪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
而敦厥彝訓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
之意脫有違於是陳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之陳
氏或不我屑也則鄉尹里師山無勇於為義者咸得
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屑也則縣大夫之賢者宜扶
樹而振發之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雖然無
以遠慮為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哉苟讀濂
文宜戰兢保守之也暇矧敢壞因書之以為記是歲
十月具官宋濂記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有四畝

奮起而中窠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
髯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
披橫敷數十尋嫩綠可嚙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
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
之新結庵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
潛于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
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搆烟雲萬頃
亭庵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刻氣勢欲
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
為搆唯人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
也與松為伍則巖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真
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空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
亦未嘗與松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
於出處間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
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
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興懷君何時賦
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伏苓烹之於洞雲間亦
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
君久矣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而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由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饗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辛

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循舊未失古之意也今報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廟主以稷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士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夏爵合鬯夏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

稷稷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蕝蓋求神
於陰陽也今用熏蕝代之庸作簡乎古者朝覲會同
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
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
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濫乎古之有道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該宗此之謂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
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
國以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
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又洵奠

二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
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
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
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
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
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
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祖以先
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苟况之言性惡揚雄之
事王莽王弼之宗蒞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
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
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

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

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

下顛到彛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

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

今則罷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

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

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

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醋主人主婦及賓之

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幸之其可乎哉嗚呼學

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濱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

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

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

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

襟手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

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

義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

列焉皇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
皆可與享于先生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常以此秩
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
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
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
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
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
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
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資能衛翼
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彛開道四德何
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
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
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
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
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蘂書院山
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
一代之文英慕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

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晚畧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
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
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
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
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筆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
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闢其藩垣而逐
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
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
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泰蘇之氣網緼田薄於堪輿間沛為甘澤疑為卿雲
發為三秀醴泉產為祥麟威鳳及其鍾於人也為慈
祥豈弟之君子足以儀世而導俗足以惇薄而還淳
其為邦家之華道術之寄蓋甚不細也有若金華聞
人先生以惇龐之資卓絕之識屏去流俗凡近之見
期造正大高明之庭言其植志則以三德六行為本
原而涼偷之事弗為也言其講學則以四子五經為
標準而非聖之書不習也言其攻辭則以文字後職
為載道之用而斥鈎章棘句為非學也言其訓人則
以真實不欺為疑道之端而指出口入耳為小夫也
由其淵源深而培養厚故其功用茂而運量教鐸所

臨衿佩翁集得諸觀感之際不冒薰蒸之中由是冲
鬱其性情由是陶鎔其氣質粹矣成德之彥歸諸果
行之功若非碩學之敷施曷收醇儒之效驗如此也
以此觀之其守道之篤獨立弗遷不亦凝乎其光輝
昭著由內達外不亦熙乎謹用合辭私謚曰凝熙先
生庶幾可以景行先哲而嘉惠方來云爾門人同里
宋灑吳履等謹議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
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
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
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
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
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
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
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
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
欲則害之盖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
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
之教焉䟽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而廣博易良則

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
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
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
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
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師帥正則靡不
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
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
來心學不傳徃徃馳騫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
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
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
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
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火》異世豈復有春秋樂
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
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
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
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
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
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
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
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

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
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
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
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
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閭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
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
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剪滅之始有
輕睨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即

皇帝位於是脩明庶攻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蓋日是
不遑暇食高頰蘇威李得林之屬調馭于內楊素韓
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摹日盛遂萌平陳之
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歛手就擒天
下自是歸於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
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
物阜繁號為極治及煬帝嗣位籍承平之休運慕秦
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
市武馬而困蒸庶御龍舟而般遊無度自以為日月
所照風雨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耳怒其不

恭親摠大六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
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意謂狼筈玄菟之野
鷓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
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
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蜂
起王薄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赫士弘據九江杜伏
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
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自沉湎聲色推日不足度
其不克乃歛摩頸受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
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群雄叱咤
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
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
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
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之
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德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
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已河
亶甲固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禹湯文武之德未斬
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
固長鎗大劍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王
帛克物不足為之富其是倚賴而長存宗治者非德

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閔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

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大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辭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閔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為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為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

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
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
為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即所
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
靖上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
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一下行九宮數華父則又以
為劉取太一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
續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
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
子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
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
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青城山
隱者圖則陰陽相含就其中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
畫井文於方圈之內紀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
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似
流於方士袖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大極圖
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
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
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群臣不定質諸
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

不可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有
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
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
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
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神但取神物之至著
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
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後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
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不必
疑其為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
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
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
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言亦明也若以今之圖
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
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照照矣或曰子
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
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瀛曰龜山
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
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
所以啓司馬君實及歐陽永林之辨而并大傳疑非

夫子之言也或曰揚雄靈樞云大易之始河序龍
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
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
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
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
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
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
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
也不必寘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
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序解河圖可也而
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
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
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
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合河圖將何
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此固象數之具於易者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
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講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狀類罌口通一綫錢入不可出滿乃
撲去故名瀟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為人也荊州
俠士劫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錢如意擊
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荊州
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
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樵二尺
中折之一刻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副圓大與空
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
細縞纏其腰別籍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縞
急旋轉之二樵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
毛上俟其烟翁勃以掌覆空罇之則火燄燄生矣
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
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蕉菴述夢文

為東陽胡先生作

龍集壬申璿光西指火鳥戢羽鬱華罷御明河垂兮
近人秋影高兮在樹時有東白仙人弄丸餘暇下蘭
庭登雲樹遡涼颺嘒芳澄望太蒙兮何極發雅歌於
清夜歌曰絳節兮白助神津布兮沅漿隔秋水兮渺

予懷招美人兮翠嬰房歌已就寢遙天未曉台間土
影霓屏微妥龍瓊露之方溥謝缸花之半墮何蟬蛻
於泥丸兮憑風馬而遐游隨明月於華胥兮荒孰蝶
而孰周指帝青之廓落兮府銀漢於下流習弭節於
山樹兮神怳怳而莫予留則有洞靈之館真游之府
四珙薦芬五芝浮礎彩入綺䟽丹闌曼宇壁借翠兮
流霜程方潤兮靈雨圍八角之流蘇障九翎之葆羽
中有室之麗密兮蔚玄蔭之紛蕤積浩翠於青空疑
或有而或無禽藏文於五苞樹潛魄於五珠錫芳題
於蔗菴懸粉藏之舒舒彼瀛洲之神人縈玄冠與縞
衣施長髮兮疑藍扶雙佩兮瓊瑤執乃續緡其並棟持
白雲以贈予拍殊庭以相告謂君工之攸居言訖而
逝剛纒遙舉虛灝中肌神爽開寤以銀燈之猶青見
華華之在戶欲重徃以覓之兮杳不知其所止苟遽
舍以為幻兮又余目之所睹心狐疑以至旦考竟不
識為何祥也爰有事于玉靈兮乃土口繇之所彰也稽
嘉植之孔芳兮毓火精於南離絕工一文之瓶罍賦絳
澤之水圭泰尊初泛霜肥漢液寶刀新割艷動吳腴
漱華池之香涎沉丹甌之甘滋漬文園之渴城沃虎
頭之癡脾樹明德以及物兮將玄應心以曷之安晚節

於穆真兮若茹醴而含飴於是嘉名立曲房闢縹帙
敷青氎列麟室晚移洛塵春輝但同符於昔夢任仙
凡之迥隔苟心目之若存即異境之超絕何實何虛
非存非滅聆箴馬之夜語恍芳卿之下謁安收視於
三庭生皓英於神白吹鳳笙兮歸徠風脩脩兮將夕
擲萬彙於一幻兮曾何間乎今昔羽衣化而鶴神兮
楚蕉迷而鹿失世何往而非夢兮嘆倚琴而秋泣唯
不變者之長存兮恨飛鴻之遺跡諄曰

碧藍無塵夜向闌仙子持節來姍姍靈官濯翠色可
餐冷光迫人粟花漫何以錫之簪瑤瑤珎珎有節不
可屈食之素瀋其如蜜仙人之壽同金石只此長生
便有期却勝人參五葉齊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閒居累日弗懌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頗
聞道家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為問對作詰
皓華文文曰

上章困敦在旦之月大雲不移積氣焮熱時龍門生
黯慘弗悅頰面腫噲情神鬱勃頰文九折麋梁雙闕
首不暇冠足何能襪其友亡羊先生哀之謂佳山君
曰龍門生病矣為妖所嬖矣其中惝惝喪神守矣佳

山君曰花妖媚武園崇惑赤仇鐸殺纒荀伯赴溺移
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遑其逐卒實靈魄龍門生之所
罹殆此疾也耶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
斯窒此自內出無罅可過昔者玄靈錫真籙苞承鈞
膠膠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威明龍煙育嬰或喜而負
揚或怒而色頰或恐而湮淪或思而纏縈各隸攸司
別域異高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琥之精
於時為秋擎歛華榮於音為音肅殺之聲於行為金
厥德維刑於箴為肺百憂所城察之無跡迫之不驚
歎爾水集忽焉雲凝眊睞黝昧呿訾矜嶸又而弗革
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
從敢曰自佚以疾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
類綏之匪易迨迨齊魯棲棲宋衛樹伐蒲圍絕根不
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悴是謂世
憂夙夜罔替天下為公道紀攸繫魚爛已成河決安
治傷麟曷來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述為藝
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
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况今六合雄吞予縱戟
橫千里蕭條土絕播耕臯齒如山悲風往還烏鳶見
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

惑乎亡羊先生輒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
未能若謂生民遘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
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末恢
落無紹神光下燭人羸將弭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
額弗感我齒長啓我神空寧于胥樂只爾固欲反之
將有說耶抑罔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放
言如雲彌布八紘蛟龍騰驤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
漶弗收欲齊天物強名弗憂夫子取之人將見尤且
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子
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蓄害是罹是憂者群

或爽厥真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出九陽之庭
授我以帝青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劾召五鬼麾斥
三靈動為山合怒為庭崩即將召皓華而訊之不亦
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杖七星之
劍曳三辰之旌灌酒于茅熇管上升禹步成罡拔髮
為兵左叱右顧潛聽于冥涉炊五斗黍項迴飈怒旋
冷氣四興幻陽變陰弄晦閃明勃律變卒如見其形
有媿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載以輜輶踉蹌而前
噉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
曷召我為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奈何崇之吾

之召爾非苟然也寓形兩間為生幾何擊石火起流
陽電過俄頃歇滅不樂則邾既有良朋相與歡歌上
下角逐西東曼摩筵陳笙磬尊列象犧酣嬉淋漓屢
舞傿傿鷄蟲失得鴟鳳少多棄而不辨遑恤其他孰
不志舒孰不顏醜孰不望遂孰不婆娑爾何使龍門
生感感沕沕媿媿要阿委塌弗振如蝕沉痾爾當攄
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為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
銑皓華聞已頽然怒曰夫子藝周載籍心統人天在
古無上在今無前電生日底雷捲舌間雄章欲議彈
壓神姦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邪惟昔尼

善之願衆德之基脩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粵自
古初有天皇焉幹運日月轄轄乾坤司執神機主宰
帝權懼民多欲志因物遷特遣天老命削五官踊揚
金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崇
並觀如此尚有識耶亡羊先生曰爾言固善古之聖
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避世無悶者矣
若是彼皆非歟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
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于一子莫
之中憂樂有異特勢不同使古聖賢生于當今其有

隱憂又將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虹昏昏
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庄山君曰皓華之辭
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為式於是攢眉入室睫淚欲滴
撫物傷懷終宵太息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
府君文泰才雄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
每侍左右操其權度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青
樾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恢弘之其宗愈光茂亦惟
彥宏是友蓋彥宏凝慤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

諳練甚精而於群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驩
心其考文轟蚤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
千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晝夜幾傷其生居亡何
彥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奉盈唯恐有愧
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群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性好施與天大雪有童子凍餓道路彥宏
亟溫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于家喜注善藥起人夜
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適鄰邑忽
有拜馬前者彥宏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為拜者曰
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藥乃生食公之德又

不報幸一見公不自知其願之頓地也彥宏笑遣之
彥宏壽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塋于
左溪山原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演淵洧演
天淵洧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
時用薦者為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洪蓮孫男四楷
擢擢檀擢天女三人皆在室彥宏遇人煦煦有恩意
迨歿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淚落者昔唐張公藝字知
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吏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
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
之際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彥
宏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
繩槩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
僅見之夫子刪詩持存其聲而弗削况於後世者乎
漁與彥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造文表諸墓
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
接浦陽其山水竅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葉藥深入
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
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潭前橫一溪水甚寒

履之如水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
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
曠坐石四瞰峯峦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
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
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竿
泉西流匯為小窪瑩徹泓澈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
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
極恠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
相傳有岩角肖鷹 習夜大雷雨豕崩下聲聞二十
里又行三十步榛蓀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

蟲崖虺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
不類人世如升蓬蒿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
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之輒仆又過十步
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可七
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声雨傍石崖峭立苔蝕蘚障
時有不珠絺絺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
湧取蜥蝮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
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
致確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
跡罕至莫詳也尋古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鑪峰

峭拔上有石類香鑪故名香鑪北有峰圓而童名鉢
盃峯或云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峰由鴈蕩而南時
有白雲覆於谷口者名白雲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
峯斬二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羅附
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並崖東折度略約橋
趨三學院院唐靈默神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
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
十丈瀑怒暴倒擊崖窾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
光閃二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靛雷人
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壑中声卷人云每大風一號

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
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折潭之源登響鉄
須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篋篋間有平臯數百畝可畊
概傍泂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藪二鳴
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
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
大水驅乱石聚其内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天
險不可寘是後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二潭潭甚深以
線緹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
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

咸不敢任或以絢圍腰繫巨機俯崖而瞰潭左右皆
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囊信之則有晉劉龍
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
人為壘石作冢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
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絞故名之為五洩
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情有是哉

故檢校孔君權厝志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瀛
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
始遷衢故事孔子之孫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司

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州湖北廉訪使者辟
為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階將仕郎公乘馬
出道逢宣政使騶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
公曰我真聖人之裔官乃偽浮屠豈應相避邪政成
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改沅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
供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
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間關巴峽間又之復經雲夢
汎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樵溺死儻勝散盡唯
繼室高昌氏及孀下兩丁嫗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
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又江又亂百具咸沒

公被垢衣偃偃走持孔氏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
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弗顧轉徙來陵陵依
富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生子頗於泉下柰之何
不哀乎瀛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披淚以
書其略若公君羊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